

北甘文化周裏服飾史詩的演變及其文化的追尋

迺乙中華中學 劉述濤

孩子們無法知道，赤道以北的太平洋風終年裹挾著鹹濕的水汽，掠過菲律賓七千多個島嶼的珊瑚海岸，在蕉林與椰林間交織成溫潤的網。每當季風轉向之時，這片被海洋吻過的土地便煥發出獨特的生命力——蕉麻葉片在雨中舒展，鳳梨田在烈日下泛銀，而棉花則於火山土平原上綻出雲朵般的柔軟。正是在這樣的大自然工場裏，菲律賓人用千百年時光織就了一部流動的服飾史詩。

早在西班牙帆船出現在地平線之前，群島先民早已懂得如何與自然對話。在呂宋島北部山區的伊富高梯田畔，年邁的織婦仍保留著用背帶織機編織“吉納旺”的傳統。這種以紅、黑、白三色為主的條紋麻布，其經緯線間藏著山民的宇宙觀：紅色取自紅土與檳榔的饋贈，黑色來自沼澤泥漿的沉澱，白色則是漂白麻纖維的月光之色。相較於中國漢族農民將天地陰陽繡在深衣曲裾間，菲律賓山民更願意將山川河流直接織進衣料——每道條紋代表一級梯田，每個菱形圖案象徵稻穗飽滿的形態。

在南海季風吹拂的維薩亞群島，人們用香蕉纖維編織的“巴靈”薄紗堪稱天然空調。這種輕若蟬翼的織物需經過二十七道工序：蕉莖浸泡於海水，纖維在珊瑚石上捶打，最後用海螺分泌的酸性液體固色。當菲律賓婦女穿著及踝的巴靈長裙走過椰林時，裙擺掀起的微風竟與八百年前宋人《蘇蔭納涼圖》中的夏布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——都是熱帶智慧對酷暑的詩意回應。

1565年馬尼拉大帆船開啟的太平洋貿易航線，不僅運來了墨西哥銀元，更帶來了紡織技術的革命。菲律賓婦女很快將歐洲提花技術與本地刺繡結合，創造出舉世聞名的“皮納”刺繡服飾。在八打雁省的鳳梨種植

園裏，女工們巧手撕出的鳳梨纖維細過蠶絲，在西班牙傳來的繡架上變成蝴蝶翅膀上的脈絡、茉莉花瓣的紋理。這種需要六個月才能完成一件的禮服，其精妙程度堪比蘇州綉絲，卻始終保持著熱帶植物特有的通透質感。

這個時期誕生的“特諾”裙袍堪稱文化融合的典範。其廓形取自西班牙宮廷裙的傘狀結構，但長度縮短至腳踝以適應水田勞作；袖口借鑒墨西哥披肩的流蘇裝飾，卻改用貝殼與珊瑚串珠；前襟的刺繡圖案雖是歐洲卷草紋樣，細看卻藏著菲律賓特有的三趾翠鳥與火焰花。正如江南水鄉的婦女將明代比甲改造成適合採蓮的窄袖襖子，菲律賓女性也成功將歐洲服飾改寫成熱帶版本。

當黎剎的詩歌在十九世紀末點燃獨立火焰時，服飾也成為身份認同的載體。國服“巴隆他加祿”的演變尤具象征意義：原本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土著穿襯衫，菲律賓人便發明了透明白襯衫穿在外頭以示抗議。現代版巴隆的刺繡圖案暗藏玄機——肩部的稻穗紋樣代表農業根基，衣擺的波浪線隱喻海洋文明，腋窩處精心設計的透氣孔則是針對熱帶氣候的智慧改良。這種將民族精神織進日常衣著的做法，與中山裝以口袋代表禮義廉恥有著相似的文化邏輯。

女性國服“特爾諾”的蝶翅袖更堪稱藝術革命的宣言。當首席設計師雷昂諾爾在1950年代將原本緊束的西式袖籠改造成展翅欲飛的誇張造型時，她或許想起了雨季時遮天蔽日的果蝠，或是教堂彩窗上天使的翅膀。這種既保留西班牙裙裝優雅體態，又注入熱帶生命力的設計，恰如菲律賓傳統竹竿舞——在西方小提琴伴奏中跳出古老的祭祀舞步。

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

在馬尼拉現代藝術區的時裝工作室裏，年輕設計師正用3D列印技術復刻傳統“雅克拉”編織圖案。他們將颯風路徑圖轉化為裙擺的花邊，用火山灰染出具有磨砂質感的灰粉色，甚至將穆斯林南部的銅器紋樣通過鐫射切割呈現在有機棉面料上。這種將地理印記轉化為時尚語言的方式，令人想起中國設計師將水墨意境融入現代時裝的探索。

在碧瑤市的山地部落，時髦的混血姑娘穿著數碼印花的改良“巴哈德”短上衣，衣領卻嚴格按照祖母傳下的菱形圖騰製作；金融區的精英男士訂制巴隆襯衫時，仍要求後背保留殖民時期流傳下來的透氣褶襖——這些細節無言地訴說著：空調可以改變室內溫度，卻改變不了熱帶基因對透氣的永恆追求。當文化周的T臺上響起竹制樂器的旋律，模特們踩著現代鼓點展示從原始腰布到智能面料的演變史時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服飾的流變，更是一個民族如何用針線書寫自己的生存哲學。菲律賓服飾始終在回答兩個根本問題：如何與濕熱共處？如何與多元文化共存？

那些在火山土上生長的棉花，被季風吹拂的蕉麻，經海水浸泡的鳳梨纖維，最終都化作衣襟上的經緯。它們比史書更真實地記

錄著：這個民族既懂得從自然獲取美，也擅長從外來文化吸收養分；既保持對傳統的敬畏，又不失面向未來的勇氣。就像貫穿菲律賓服飾史的透孔刺繡技術——看似留白，實則是為了更好的呼吸；看似殘缺，反而是智慧的圓滿。

未近黃昏，操場上的疾風驟雨打落所有粉嫩的木槿花朵，而茉莉的芳香在雨季的煙雲中失去傳遞美好的方向，我低下身子儘量讓微小的鏡頭仰視，T臺上孩子們特爾諾裙的鳳梨纖維氣息與甜蜜的微笑交融在一起。我突然理解為何菲律賓設計師總愛在時裝秀場噴灑鹽水噴霧——那是要讓每個觀眾都記住，所有絢麗的服飾終將回歸到那片孕育它們的碧海藍天之間。

入夜，遊走於光影照片與迷離的文字之間，我一個人所在的閣樓似乎化作一帆越洋過海的船隻，歷史課本裏的鄭和又一次攜重前行，恍惚間我聽見海間鏗鏘音樂再度響起，卻不是任何現代樂器——那是菲律賓古老的庫林唐竹筒琴，北呂宋高地的鼻笛，與中國明代傳入的月琴合奏出新編《南洋絲路調》。音符灑落，繁星透過百葉窗灑落在電腦鍵盤上，思緒隨著貿易航路上軌跡的生長，織就一件永不完工的霓裳。

舌尖上的鄉愁

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魯翠麗

菲律賓安吉利斯市的午後，陽光透過紅奚禮示立人中學教室的玻璃窗，在課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這所坐落於市中心的華文學校，剛送走最後一批嘖嘖喳喳的學生，校園裏瞬間褪去喧囂，歸於靜謐。

市中心的商業街，每到週五、週六、周日的夜晚便成了熱鬧的夜市，各式小吃的香氣在街頭瀰漫。我曾在那裏偶然撞見一個賣水煎包的攤位，100比索3個的價格不算昂貴。攤位前，一個菲律賓人熟練地包制，金黃的水煎包在鐵板上滋滋作響，還搭配了辣甜交織的醬料。我滿懷期待地買了一份，一口咬下去，甜膩的口感瞬間漫開——這和我們河南老家鹹香醇厚的包子口味截然不同。那一刻，期待落空的失落裏，對媽媽做的包子的思念，反倒愈發濃烈。

一陣微風穿堂而過，裹挾著市中心街頭的煙火氣與熱帶獨有的濕熱氣息，將這份思念輕輕放大，也勾起了我心底最柔軟的牽掛——此刻，我不僅想念媽媽做的包子，更想念她包的餃子，想念蒸籠裏剛出鍋時那股暖乎乎的香氣，仿佛就縈繞在鼻尖。

來到紅奚禮示立人中學已經九個月了，日子在忙碌與充實中悄然劃過。可每當夜幕降臨，獨處的空隙裏，鄉愁總會像潮水般如期而至，而這份牽掛最具體的落點，始終是媽媽親手做的那些吃食。

媽媽的餃子，是刻在童年裏最溫暖的味覺印記。小時候逢年過節，媽媽總會系上紫色圍裙，在廚房裏忙碌起來。她和麵的動作嫺熟又有力，雪白的麵粉在掌心與瓷盆的碰撞中，漸漸揉成光滑勁道的麵團；醒面的空檔，她又轉身專注地剝餡，菜刀與案板撞擊出規律的聲響，成了節日裏最動聽的序曲。無論是鮮香多汁的豬肉白菜餡，還是清爽鮮嫩的韭菜雞蛋餡，經媽媽的手細細調味，總能精準勾起味蕾的渴望。包餃子時，媽媽會耐心握著我的手教我捏褶子，可我包出的總是歪歪扭扭的

許香醋，輕輕咬上一口，滾燙的湯汁瞬間在舌尖爆開，鮮香的滋味驅散所有寒涼，暖意順著喉嚨直抵心底。

比起餃子，媽媽做的包子更像日常裏的溫柔慰藉。小時候上學早，媽媽總會提前蒸好一籠包子，鬆軟香甜的豆沙包、鹹香入味的肉丁包，是清晨最治癒的期待。天剛濛濛亮，廚房裏就飄出淡淡的麥香與餡料的醇厚氣息，我抓起一個溫熱的包子塞進書包，路上趁熱咬上一口，暖意從手心漫到胃裏，一整天都覺得踏實又安心。媽媽蒸包子的手藝堪稱一絕，包子皮蓬鬆柔軟卻不失韌勁，餡料給得十足，每一口都能嘗到餡與皮的完美融合。後來離家求學，每次放假剛進門，媽媽總會第一時間迎上來問：“想吃包子嗎？媽這就給你蒸。”

異國他鄉的日子裏，我嘗過當地的香米飯、烤豬肉和各式特色小吃，味道或許新奇獨特，卻始終抵不過媽媽做的吃食帶來的安心感。我漸漸明白，我想念的從不是單純的餃子與包子的味道，更是藏在食物裏的媽媽的陪伴，是家獨有的溫暖與踏實。

回到學校，我拿出手機，翻出媽媽的照片，輕輕撥通了視頻電話。螢幕亮起的瞬間，媽媽熟悉的臉龐映入眼簾，她笑著問道：“在那邊還好嗎？吃飯沒有？”我用力點頭，眼眶微微發熱，笑著回應：“都挺好的，就是突然有點想你做的餃子和包子了。”媽媽眼角的皺紋溫柔地彎起，語氣裏滿是疼惜：“等你回來，媽天天給你做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”

掛了電話，心底的思念似乎淡了幾分，卻又多了份沉甸甸的期盼。原來，無論走多遠，媽媽做的吃食都是最溫暖的鄉愁寄託；那些藏在食物裏的愛，早已融入血脈，成為我們在外漂泊時最堅實的依靠。支教之路還很長，我會帶著這份牽掛好好走下去，用心教好每一個學生。等到回家的那天，我一定第一時間沖進廚房，對著媽媽大聲說：“媽，我要吃你包的餃子，還要吃你蒸的包子！”

模樣，不是露了餡就是形狀怪異。媽媽從不會責備，只是笑著把我的“小怪物”和她包的圓鼓鼓、褶子整齊的餃子並排擺好，說都是最香的寶貝。等水燒開下鍋，沸水翻滾間，一個個餃子像胖乎乎的小元寶似的浮了起來，撈出裝盤後淋上少

許香醋，輕輕咬上一口，滾燙的湯汁瞬間在舌尖爆開，鮮香的滋味驅散所有寒涼，暖意順著喉嚨直抵心底。

異國他鄉的日子裏，我嘗過當地的香米飯、烤豬肉和各式特色小吃，味道或許新奇獨特，卻始終抵不過媽媽做的吃食帶來的安心感。我漸漸明白，我想念的從不是單純的餃子與包子的味道，更是藏在食物裏的媽媽的陪伴，是家獨有的溫暖與踏實。

回到學校，我拿出手機，翻出媽媽的照片，輕輕撥通了視頻電話。螢幕亮起的瞬間，媽媽熟悉的臉龐映入眼簾，她笑著問道：“在那邊還好嗎？吃飯沒有？”我用力點頭，眼眶微微發熱，笑著回應：“都挺好的，就是突然有點想你做的餃子和包子了。”媽媽眼角的皺紋溫柔地彎起，語氣裏滿是疼惜：“等你回來，媽天天給你做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”

掛了電話，心底的思念似乎淡了幾分，卻又多了份沉甸甸的期盼。原來，無論走多遠，媽媽做的吃食都是最溫暖的鄉愁寄託；那些藏在食物裏的愛，早已融入血脈，成為我們在外漂泊時最堅實的依靠。支教之路還很長，我會帶著這份牽掛好好走下去，用心教好每一個學生。等到回家的那天，我一定第一時間沖進廚房，對著媽媽大聲說：“媽，我要吃你包的餃子，還要吃你蒸的包子！”

書法——節臨《九成宮醴泉銘》

先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趾石屢加味
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群下請建
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一夫之力惜十
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為隨氏
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
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斷彫為損之
又損去其泰甚背其類壞雜丹堦以沙
礫間粉壁以塗泥
節臨九成宮醴泉銘
乙巳秋於紅奚禮示立人中學
張康



紫染——葉語青嵐
禮智與華中學 王洪

此間風月非吾鄉

納卯中華中學 許建興

深秋，與三五同事相約，共赴南洋海島。收拾簡單行囊，我們踏入了這片醞釀已久的碧海藍天。

南洋的秋與家鄉判若兩季。烈日毫無遮攔地傾瀉，暑氣蒸騰，不見半點秋涼。自暫居的寓所出發，汽車在街巷間緩行，窗外景致單調，漸生疲憊。忽而，一塊塊方塊字招牌掠過眼簾，心頭驟然一暖——在這異國他鄉，母語竟以如此不經意的方式散落，如點點星火，悄然照亮遊子心底最柔軟的角落。那些字跡或遒勁或隨性，都裹著熟悉的溫度。方知，語言的慰藉從不受山河阻隔。

駛離城區約莫一個半小時，都市的喧囂漸被濾去。道路在蔭鬱的熱帶雨林間蜿蜒伸展，兩旁新栽的樹苗向旅人頷首。熱帶木葉片寬大肥厚，泛著油亮光澤，層層疊疊交織成濃蔭。搖下車窗，清新空氣裹挾著淡淡的鹹濕撲面而來，那是海的氣息，頃刻便將塵囂與疲憊蕩蕩殆盡。

轉過最後一道彎，一幢二層別墅依山而現。它悄然嵌在距海不足五十米的山坳中，四周闊葉林合抱，恍若與世隔絕的桃源。庭院裏，不知名的草葉肆意蔓生，各色野花靜靜開落。鵝卵石小徑旁，三角梅織就絢爛花廊：紫豔如緞，緋紅似霞，粉白若雪。每一片花瓣都在枝頭綻放著極致的生命張力。可這般明艷，卻讓我驀然想起故鄉老宅牆頭的那一株。記憶裏，它總是精神抖擻地攀著斑駁的牆體，那抹濃烈的豔紅，是童年永不褪色的印記。眼前的繁花雖好，終究少了故園花木那經風曆雨的從容。

安置好行李，信步登上二樓陽臺。憑欄遠眺，整片海灣盡收眼底。近處，海水在陽光下泛著細碎金光，宛若萬千銀鱗躍動；海浪輕撫礁石，聲響不絕，時而清脆如碎玉，時而低沉如私語，與海鳥的啼鳴交織，譜成天然的海濱交響。

極目處，海天相接，氳氳著薄紗般的霧靄。正值夕陽西下，晚霞如火燃燒，將天空染成瑰麗長卷：初為橘黃，似熟透的枇杷；漸次暈染成緋紅，若少女羞赧的面頰；最終化為絳紫，宛如貴婦曳地的天鵝絨裙裾。流光溢彩間，天工織就的雲

錦美得令人屏息。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”的詩句浮上心頭，然而，當古詩的意境與眼前風光重疊時，心底泛起的並非詩意，而是潮水般漫湧的鄉愁。

夕陽沉落，同事們嬉笑著奔向海邊。年近花甲的我，見這一片澄澈蔚藍，也難掩少年心性，索性拋開顧慮，縱身躍入大海的懷抱。笨拙水問，浪花飛濺，偶爾嗆人的海水，鹹澀瞬間瀰漫舌尖——這味道，猛地喚醒了沉睡的味蕾記憶。故鄉山澗的溪水，總是清冽中帶著甘甜，那是刻在骨子裏的印記，是任何他鄉風情都無法替代的鄉愁。

夜色漸濃，我們依依告別海灘。回到別墅露臺，夜風送來椰林的絮語，沙沙作響，似在訴說熱帶夜晚的秘密。仰望星空，南十字星陌生而璀璨。他鄉風物縱是迷人，卻始終撫不平心底對故土的眷戀。“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”，這島上的椰風海韻，終究是他者之景；唯有故鄉的草木與親人的笑顏，才是遊子心中永恆的歸宿。

此行，看遍了南洋的萬千風光，也更讀懂了一份深沉的眷戀：山河遠闊，最念仍是那方生我養我的土地。夜風微涼，最後望一眼這片他鄉的海，心中已開始期盼歸期。所有的美景與感動，最終都化作了對故土更深的牽掛。原來，無論走多遠，故鄉，永遠是遊子心頭最溫暖的歸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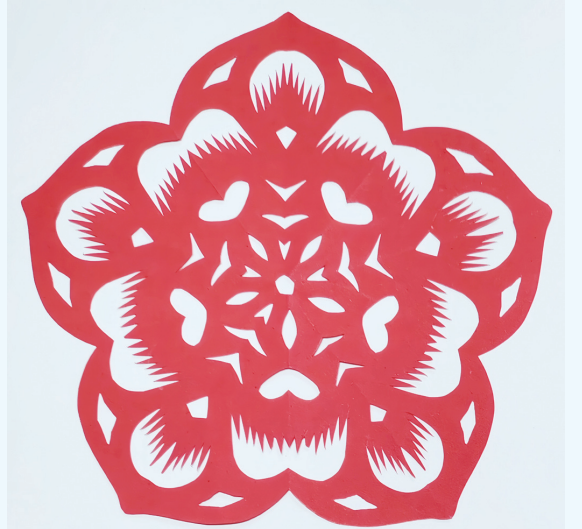
錦美得令人屏息。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”的詩句浮上心頭，然而，當古詩的意境與眼前風光重疊時，心底泛起的並非詩意，而是潮水般漫湧的鄉愁。

夕陽沉落，同事們嬉笑著奔向海邊。年近花甲的我，見這一片澄澈蔚藍，也難掩少年心性，索性拋開顧慮，縱身躍入大海的懷抱。笨拙水問，浪花飛濺，偶爾嗆人的海水，鹹澀瞬間瀰漫舌尖——這味道，猛地喚醒了沉睡的味蕾記憶。故鄉山澗的溪水，總是清冽中帶著甘甜，那是刻在骨子裏的印記，是任何他鄉風情都無法替代的鄉愁。

夜色漸濃，我們依依告別海灘。回到別墅露臺，夜風送來椰林的絮語，沙沙作響，似在訴說熱帶夜晚的秘密。仰望星空，南十字星陌生而璀璨。他鄉風物縱是迷人，卻始終撫不平心底對故土的眷戀。“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”，這島上的椰風海韻，終究是他者之景；唯有故鄉的草木與親人的笑顏，才是遊子心中永恆的歸宿。

此行，看遍了南洋的萬千風光，也更讀懂了一份深沉的眷戀：山河遠闊，最念仍是那方生我養我的土地。夜風微涼，最後望一眼這片他鄉的海，心中已開始期盼歸期。所有的美景與感動，最終都化作了對故土更深的牽掛。原來，無論走多遠，故鄉，永遠是遊子心頭最溫暖的歸處。

剪紙——錦上添花
博愛公益教育中心 張金麗



攝影——停靠在碼頭的雲朵 樹里艾孫逸仙小學 張源淇